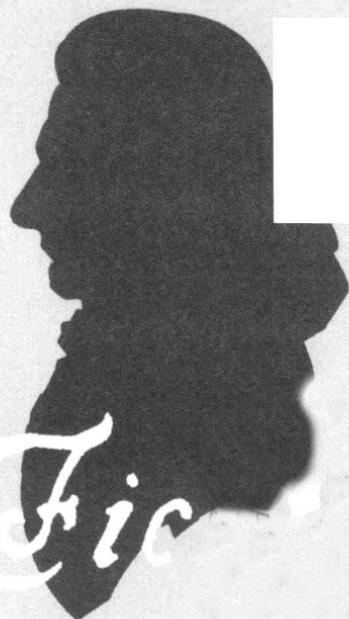


费希特 与马克思

沈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希特
与马克思

——沈真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516.31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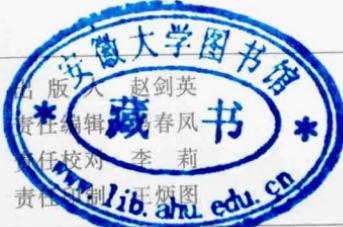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希特与马克思：沈真文集 / 沈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161-4074-1

I. ①费… II. ①沈… III. ①德国古典哲学—文集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IV. ①B516.3 - 53②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5975 号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 话 : 010 - 64009791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作者前言

这本论文集广义地说，是讲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义地说，是讲费希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但后者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所以我将书名定为《费希特与马克思——沈真文集》。

我是从1976年春天开始研读和翻译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的，后来参加了费希特课题组，按照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原则，时断时续地写了一些或长或短的相关文章，现在把它们汇集成书。如果它们有助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讨马克思、恩格斯如何批判地继承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我就会感到我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我现在有病在身，难以继续进行工作。为了将此书献给读者，费希特课题组主持人梁志学替我修订原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凤负责编辑加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李登贵审校了清样。我要对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把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永远铭记在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沈真
北京，2013年9月

目 录

评苏联近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	(1)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编者前言	(27)
《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作者 考证问题	(37)
苏联《哲学百科辞典》简评	(53)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新研究——评《黑格尔左派·批判 分析》	(68)
《德国古典哲学》读后	(85)
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的研究	(102)
《黑格尔走向〈逻辑学〉的道路》述评	(129)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问题	(135)
费希特与马克思	(174)
黑格尔《宗教哲学》翻译中的若干问题	(193)
弥补了一个纰漏——关于《费希特柏林 时期的体系演变》	(204)
费希特早期的宪法理论	(207)
费希特在俄国	(218)
费希特在中国	(229)
费希特的复兴	(244)

评苏联近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著作

1966—1978 年，苏联出版了大量马列主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与 50 年代相比，可以说“盛况”空前。究其原因，拿苏联理论界概括的话来说，是由于马列主义哲学史已成了“当前尖锐思想斗争的舞台”。为了了解苏联马列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动向，我们选择了六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一简单介绍与评述，供研究与批判时参考。

一 《青年马克思》

(H. I. 拉宾著)

本书第一版于 1968 年——马克思诞辰 150 周年——问世，受到苏联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并先后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和德文。1976 年本书再版，作者作了修改和补充，如突出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政治发展过程，强调了马克思理论观点的形成与革命工人运动实践的联系，并为此增补了马克思对 1844 年 6 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分析；1974—1975 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补编（第 40、41、42 卷），其中有

许多是第一次公布或译成俄文。根据此种情况，本书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全书除导言、结语外，分三篇，每篇各两章。第一篇：“寻求自己的世界观”；第二篇：“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篇：“开始建立完整的科学世界观”。中心是分析马克思从中学时代到 1844 年底的理论发展过程。

这本书之所以颇得苏联学术界的好评，其原因有：

第一，全书都针对近些年来围绕青年马克思的争论问题，逐步展开论述。在谈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社会意义时，作者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马克思观点的形成过程，早在 19 世纪末就已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但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显得高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几十本专门论述青年马克思的大部头论著、几百本小册子和几千篇文章。”作者还说，一些改良主义的马克思学家，后来还有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过去根本不重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代表马克思观点形成的初始阶段，现在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发展时期上了，竟然宣称《1844 年手稿》是马克思成熟的顶峰，反而把《资本论》这个马克思科学功绩的真正顶峰变成了“他的创作可能削弱”的证明。一句话，不是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马克思，而是青年马克思突然成了成熟的马克思。作者还概括说，企图分割马克思主义还在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历来采取的一种手段。如果说，在半个世纪以前他们还企图证明，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它只是作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而产生的，那么从 30 年代起，特别是近些

年来，他们明显地变换丁手法，转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仅仅归结为他的哲学论点。针对上述情况，该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独产生的，而是在同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中产生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是辩证的过程，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期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既有密切联系，也有质的差别，并以当前争论最多的异化问题为例，阐述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异化概念的不同看法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此外，还着重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了考证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

第二，本书从内容到方法都有一些独到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与多数同类著作相比，它注重完整性，是苏联现有文献中第一部全面论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政治发展道路的著作。作者把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如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不仅说明在每个发展阶段上一些新的观点怎样相互衔接，怎样同往往还未及克服的旧观点交织在一起，而且说明其原因。作者认为，这样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伪造，有很大的方法论意义，因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伪造家往往断章取义，惯于抓往马克思的个别论述来虚构青年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观点“模式”，以达到歪曲马克思观点实质的目的。本书的完整性还表现在作者把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心——哲学观点的形成，同科学共产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起来，同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斗争、同马克思的实践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放到统一理论体系中去考察，并

尽可能确定第一著作的地位和意义。如作者确定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从事实践活动的理论准备，而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则标志着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发展的连续阶段，那时他的思想发展，不管其意识到与否，客观上已经到了使其观点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程度。此外，即使在同一个著作的范围内，作者也力图弄清马克思观点的发展，像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著作，都明确地阐明马克思观点在同一著作中的不同发展水平，从发展上揭示这些著作的内容，分清马克思编写这些著作的基本阶段，这在苏联现有文献中也还是第一次。

2) 贯彻了历史主义原则。在阐述马克思观点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努力把马克思每一部著作中的新观点、新内容都表述清楚，如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确定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第一次全面的批判”，是“马克思自觉转向唯物主义”的产物，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定为马克思“独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在分析比较1843年手稿、《德法年鉴》与《1844年手稿》时，作者阐明了马克思怎样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论证。历史主义原则还表现在对青年马克思手稿遗产的分析上。1844年以前时期，马克思的观点发展得非常快，即使在几个月内著述的大部头手稿中，也很可能反映不同的理论发展水平；正是从这一历史分析出发，作者对过去研究得似已充分的青年马克思著作，又有新的发现、新的结论。

3) 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作者较成功地采用了理论研究与版本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因为过去这二者

都是分开研究的。那么，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和这种新方法，得出了什么新结论呢？首先，作者根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页码考证，发现马克思在写这一手稿的过程中分两个基本阶段，在两个阶段之间马克思还写了《克列茨纳赫笔记》^①；接着，作者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列茨纳赫笔记》的逻辑联系，说明了马克思在同一著作中的思想发展。其次，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版本考证分析，也更加明确了马克思写这部手稿的几个阶段。迄今为止，一般都认为《1844年手稿》包括三部手稿，那五部经济学家著作札记则只被看作是手稿的准备工作，但这次发现，这五部札记在马克思著作中根本不构成统一阶段；作者还发现，札记与马克思的独立文本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如研究亚当·斯密的基本著作，直接促使马克思去研究他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懂得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这样，作者就把头三部札记与马克思的头一部手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作者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部手稿中，对收入的三个来源——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其中头两个阶段对所有三个来源用三篇平行的原文作了分析，这样的“平行分

^① 克列茨纳赫原是燕妮居住的地方。1843年7月至8月，马克思在那里同燕妮结婚后不久，因深感历史知识之不足，阅读了大量有关各国的历史著作与国家理论著作，写了五本读书笔记（共250多页），马克思自己称它为“历史—政治札记”，内容包括马基亚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等二十四部著作的摘要，年代范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这五本笔记因为是在克列茨纳赫写的，故得名《克列茨纳赫笔记》。笔记内容表明，马克思不仅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而且对比研究了各国历史，从各国发展特点中看到了历史过程的总趋势，从而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作了准备；笔记内容同时也表明马克思是怎样逐步建立起唯物史观的。

析”对马克思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它促使对经济学一哲学问题有新的提法，作新的解决”。作者还发现，马克思分析收入来源的实际出发点，不是像以前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从“工资”开始，而是从“资本利润”开始的。作者强调说，“这一结论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它表明马克思从最初起就从资本及其本质中看出了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而资本的本质是同资本利润这样的特别现象相联系的。”此外，关于有必要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作者的结论是：这是经济分析的结果，尤其是研究地租的结果。

第三，本书虽是理论著作，但写得通俗易懂，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读者对象包括一般大学生。

第四，除个别问题在苏联学术界有争议外，本书堪称苏联哲学界研究青年马克思的代表作，颇有参考价值。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新版）

（T. I. 奥伊则尔曼著）

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出第一版。出版后受到苏联理论界的重视，我国也于1964年译成中文作为内部书籍出版。1974年此书再版，作者作了一些修改，现简述如下：

一、在本书第二章里分析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费尔巴哈的关系。在旧版中，作者曾把《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当做马克思的文章加以引用，来证明1841—1842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然而，不久前德国科学家提供的资料表明，写这篇文章的不是马克思，而是

费尔巴哈自己。^①因此，在新版中，作者也认为“现时引用这篇文章来描述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是不适当的”；这丝毫也不表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思想上有什么深刻的近似之处”。

二、第三章比较起来改动最多。旧版这一章是“向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接近”，新版则改为“彻底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重要的改动主要涉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时间，过去作者以为这部手稿写于1843年夏，后来看了H.I.拉宾^②对手稿原文的分析，发觉马克思曾一度中断过手稿的写作工作，后来再写作时，已把研究中心转向市民社会。这样，手稿的创作时间就发生了疑问。经过大量考证研究，作者在新版中提出了一个假设，说“手稿部分写于1842年，部分写于1843年”。根据这一推测，手稿中存在的各种断片和相互矛盾的观点——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都获得了满意的解释；而这类问题过去一度是研究者们感到棘手的难题。

这章有一节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的。新版这一节补充了近年来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种种新解释，使篇幅增加了将近一倍。

在这一章里，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首先是对

^① 参见I.道柏特和W.荷芬豪尔：《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论〈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的作者》，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第20号（1973年），柏林1975年版。

^② 参见H.I.拉宾著《青年马克思》。

围绕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展开的论战进行了总结，认为：资产阶级批评家们不管是虚假地赞扬“青年马克思”，把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抹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的质的差别，都是为了同一个思想目的，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推到最前列，千方百计利用他们早期著作中的一些缺陷，把这些著作归结为一个异化观问题，而异化观的主要原理，则被解释为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

异化这个题目在第一版中就已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新版中，作者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首先说明了异化问题的意义，从经济和哲学方面区分了异化这一概念，然后在评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使异化问题的论述更加深入，使异化概念的现实内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比重更加明确，从而更加充分地揭露了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中夸大异化问题、使异化问题绝对化的错误，揭露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异化理论的荒谬企图。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异化理论“在从黑格尔哲学转向另一个质的思想圆圈的过程中，只起一种中间环节的作用”。

三、第二部分的改动比第一部分少。其中有两处改动值得注意：一是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更完整的版本作了相应的修改；一是对《1844年手稿》以后异化概念的发展又作了分析。

在结语中也和在导言中一样，作者又回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客观逻辑问题。所不同的是，导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形成的不同时间，而结语则着重说明马克思、恩格斯

的理论发展受社会趋向与阶级立场的制约。

此外，作者还在文体修辞上作了不少修改，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 《马克思〈资本论〉·哲学与现代》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集体编著)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150 周年和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苏联哲学界以空前的规模编写出版了研究《资本论》哲学问题的专著，如果说 20 世纪 50 年代只出版了一本罗森塔尔著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那么，60 年代后期就多达十部左右，其中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罗森塔尔著，莫斯科 1967 年)、《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的统一》(奥鲁杰夫著，巴库 1968 年)、《马克思〈资本论〉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纳乌缅科等著，莫斯科 1968 年)、《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学》(瓦久林著，莫斯科 1968 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问题》(论文集，柯西切夫等编写，莫斯科 1968 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思想斗争史概论（1867—1967）》(艾津等集体编著，莫斯科 1968 年，政治著作出版社)和本书。在这些专著中，《马克思〈资本论〉·哲学与现代》是最受重视的一部，苏联三种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哲学问题》、《哲学科学》——均发表评论，表示赞扬，同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苏联科学院社会思想史学术委员会主席约夫楚克在谈苏联马列主义哲学史迫切问题时，也把

本书列为近年来的重要著作。

本书由三十多名作者参加编写。其主要任务是，“揭示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在形成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共产主义哲学——中，在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与社会学、反对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批评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的长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回答马克思《资本论》是否适用于现代的问题。根据这一任务，全书分四篇。第一篇，“马克思《资本论》与现代思想斗争”。在这一篇中，首先，论述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资本论》对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现实意义，以及《资本论》作为哲学著作的哲学内容；其次，综合评介了资产阶级学者——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等代表人物——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解释和歪曲。作者把这种种解释和歪曲归纳为：1) 把马克思《资本论》看做“背离”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放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人及其自由、异化及其克服的问题，而代之以所谓“实证论”的规律与范畴体系，代之以经济“决定论”的原则，扬言这种决定论限制和降低了历史主体、人类实践、人们的自觉活动及其自由的作用；2) 阖割《资本论》中的革命精髓，把马克思投向资产阶级营垒的这颗“重磅炸弹”说成纯理论的、缺乏热情的论著，似乎它远远脱离革命行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格格不入；3) 把《资本论》当做马克思主义中新的“理性”潮流的开始，这股潮流把改造社会的一切希望都同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

义的“和平演变”联系在一起；4)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革命思想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19世纪，但在20世纪则“已经过时”和“无效”，因为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似乎正在缓和与消失，社会主义革命已无必要，甚至开辟了资本主义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综合”、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哲学学说“一体化”的可能。

第二篇“《资本论》的方法论和逻辑学”着重阐述了四个问题，即从《资本论》看抽象和具体问题、逻辑和历史问题、辩证矛盾问题，以及克服科学认识道路上的幻想与错觉问题。第三篇“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问题及其在现时代的作用”主要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产力发展问题、劳动理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理论、人的问题以及异化范畴。第二、三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突出现代问题。如果说第二篇主要突出《资本论》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主观与客观、决定论与人的活动、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的意义，那么，第三篇则是试图从苏联理论界的水平回答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是否适用于现时代、是否过时的现实问题。下面仅举一例说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当第三篇中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时，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过程。对此，作者的看法是：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规律，看起来好像没有被历史进程所证实，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得到了相当多的物质福利，提高了生活水平，

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改良主义者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重要论据，反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一个侧面去看待，企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上去证实这一规律，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毋庸置疑，马克思发现的这一趋向，如同资本集中过程一样，现在都是有效的，但影响这一规律的表现性质的相反趋向，则需要在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水平和特点的情况下加以研究。首先，马克思并不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就是经常减少工资的过程，或者就仅仅归结为直接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而是把这个概念同更为宽广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相联系——包括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精神力量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等相联系，因此，贫困化问题尽管包括劳动人民的物质地位问题，但这绝不是它的唯一内容。其次，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作为其固有的必然成分，确实包含着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向，如果它遇不到任何阻碍，它就会在所有朝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里表现出来。然而，由于它遇到另外一种力量和趋向的阻碍，这就使得贫困趋向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起阻碍作用的力量和趋向包括：工人阶级争取改善自己物质地位的斗争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政治斗争，资本家在这种斗争面前不得不作出的一系列让步和妥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分出一部分物质财富，使相当一部分工人无产者获得一定的物质福利，从而熄灭他们的革命要求；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企图使工人一般都来关心企业活动的成就，如卖给工人和职员小额股票，以抹杀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差别；垄断资本力图把贫困的重担转嫁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身